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胡文焕《胡氏粹编》研究



向
志
柱
著

本书是关于海内孤本《胡氏粹编》的第一部研究专著。在重新梳理胡文焕生平和著述的基础上，对《胡氏粹编》的版本源流、文献来源、辑佚价值和校勘价值做了细致的考述，并从提供新资料与引发新问题的角度重点探讨了《胡氏粹编》在古代小说领域的研究价值，同时还探讨了《胡氏粹编》与古代诙谐文、通俗类书的关系。本书强调问题意识，注重论题的探讨性和论点的创新性，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中 华 书 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胡文焕《胡氏粹编》研究

向志柱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文焕《胡氏粹编》研究/向志柱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8. 11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7-101-06343-1

I. 胡… II. 向… III. 胡氏粹编—研究 IV. G256.1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4410 号

书 名 胡文焕《胡氏粹编》研究

著 者 向志柱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周 旻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26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343-1

定 价 36.00 元

序

郭英德

读罢向志柱的博士论文书稿《胡文焕〈胡氏粹编〉研究》，引发了我良多感慨。

跟向志柱结缘纯属偶然。那是2001年秋，我收到一封《求索》杂志编辑的约稿信，署名“向志柱”。这位素不相识的小伙子，以其特有的热情和执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我正承担教育部跨世纪人才科研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史论”，于是将其中的部分内容整理成《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论略》一文寄了过去。这篇文章在《求索》2001年第5期上发表后，向志柱就跟我结下了文字缘，常常电邮往返，谈他的研究课题和研究设想。两年后，我在日本客座时，又收到向志柱的约稿信，还催得挺急的，这次投寄的是《光风霁月：宋型文学的审美风貌》一文，发表在《求索》2003年第3期。

经过几年学术交往，我对向志柱的学术素养、科研作风和刻苦精神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当他的硕士生导师王澧华教授向我极力推荐向志柱报考博士生的时候，我当然非常高兴。于是几经周折，向志柱从2004年秋季起就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

没想到，恰恰因为向志柱的学术积累比较丰厚，又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对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动态比较熟悉，这反而给他的博士论文选题造成了不应有的麻烦。他入学之初，就罗列出关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若干选题，乍看每个选题都能深入研究。经过再三考虑，我建议他以话本小说的文化生态与生成方式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他立刻投入工作，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搜集了20世纪以来有关话本小说研究的几乎所有论著，整理出一份详尽的目录，并在细致阅读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篇评述文字。

结果又是一波三折，这么做的结果，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将向志

柱顺利地引进话本小说研究的领域,反而使他知难而退,放弃了在短时间内对话本小说进行突破性研究的设想。然而,正是在全面接触话本小说研究资料的时候,向志柱发现了海内外孤本《胡氏粹编》的独特价值,这可谓“歪打正着”,决定了向志柱的论文选题。

胡文焕的《胡氏粹编》现存明万历间胡氏文会堂刻本,原为郑振铎所藏,今归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本。该书是一部类书,包括《稗家粹编》、《游览粹编》、《寸札粹编》、《寓文粹编》、《谐史粹编》五种文集,具有较高的校勘学价值,不仅收录了许多宋、元、明时期作家的佚文,也保留了许多宋、元、明文学作品的异文,因此值得细致地加以整理校点。而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具有较高的文学研究价值,郑振铎就曾肯定该书“就用作明代文学的资料的一点上看来,似较一般的《明文授读》、《明文在》尤为重要”(《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该书收录了大量重要的文言小说,有助于研究明代文言小说、话本小说、戏曲作品的本事来源及变迁轨迹;第二,该书收录了大量的明代文学作品,尤其是杂文作品,颇多罕见珍秘之作,有助于研究明代文学的发展变迁;第三,该书收录了大量胡文焕的作品,为研究胡文焕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以说,《胡氏粹编》是一个有待深度开发的历史宝藏。

在学术研究方面,历来有所谓“大题小作”和“小题大作”两种不同思路,以《胡氏粹编》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无疑属于后者。而“小题”要“大作”,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研究者应具有丰厚的学术积累,足以发现“小题”中所含蕴的值得“大作”的学术问题,并以丰富的学识将“小题”做大。因此,当向志柱选定以《胡氏粹编》研究作为课题以后,他在古代戏曲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研究方面长期的学术积累,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只有丰厚的学术积累,才能培养犀利的学术眼光,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文献中,披沙拣金,烛幽洞微,有所发现,有所发明。

这一“小题大作”的研究思路造就了向志柱博士论文的突出特点,即不是以体系的完整、理论的突破取胜,而是以论题的创新、论据的充实和论述的细密见长。尤其在《胡氏粹编》与《剪灯新话》、《百家公案》、《牡丹亭》等小说戏曲作品之文本关系的研究方面,论文更取得发覆阐微的显著成绩,有力地推进了小说史、戏曲史的研究。例如,向志柱仔细地比较了《稗家粹编》选文与《剪灯新话句解》一书中的相同作品,发现二者的异文虽然大量存在,但普遍文义俱通,当是作者自己

所作的改动,体现出作者前后期的创作心态,进而推论《稗家粹编》选文源于《剪灯新话》早期版本。又如,《百家公案》多有本事来源,但仍有二十多回的故事出处无考。经过细致比勘,向志柱指出,《百家公案》第三回《访察除妖狐之怪》、第四回《止狄青家之花妖》、第六回《判妒妇杀妾子之冤》、第七回《行香请天诛妖妇》等,即分别源于《稗家粹编》卷七《拜月美人》、卷六《梅妖》、卷八《陈氏妒悍》、卷六《云从龙溪居得偶》。而《稗家粹编》所收《杜丽娘记》表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以前就有文言小说《杜丽娘记》存在于世,因此《牡丹亭》的蓝本并非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经由《稗家粹编》中《孔淑芳记》、《杜丽娘记》等文言小说的发现,向志柱还颇具说服力地提出,《宝文堂书目》所著录的小说究竟是文言小说还是话本小说,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学术问题。此外,该书对《胡氏粹编》与古代诙谐文、古代通俗类书之间的关系,也做出了富于新意的探讨。有关这些论题的深入考辨和精彩论述,均见于书稿的各个章节中,此处就不一一赘引了。

当然,这一“小题大作”的研究思路也构成向志柱博士论文的主要难点,即《胡氏粹编》一书及其相关论题,其学术含量是否足以支撑起博士论文的大厦。博士论文总是要求内容厚重,资料翔实,而以单薄、枯涩为大忌。从一方面来看,胡文焕本人既非重要作家,《胡氏粹编》一书也非重要类书,这样的博士论文选题似乎偏离了传统的学术轨道。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胡氏粹编》作为一本通俗类书,本身内容相当丰富,包括诗词、散曲、小说、游记、尺牍、寓言、笑话等各种文体,有如海洋生物海星一样,有着众多的“腕”和更为众多的“管足”。当你顺着某一个“腕”或“管足”往外延伸,你就可以触及一个广袤的大千世界。也就是说,《胡氏粹编》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的丰富内涵,而且在于其所涉及的广阔的文学世界和文化世界。从向志柱的论文构成来看,由于写作时间较紧,也由于他自身的知识储备的局限,仅仅选择了小说、诙谐文、类书三个领域,还远未穷尽《胡氏粹编》的全部价值,这不能不说有点遗憾。然而,向志柱尽可能做到在有限的领域里扩充博士论文的内涵,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仅就其论述的重点“《胡氏粹编》与古代小说”这一论题而言,论文中所涉及到的小说集就有《剪灯新话》、《湖海奇闻》、《古今清谈万选》、《幽怪诗谭》、《燕居笔记》、《百家公案》、《艳异编》、《续艳异编》、《游翰稗编》、《熊龙峰小说四种》、《古今寓言》、《国色天香》、《山中一夕话》、《绣容春谷》、《逸史搜奇》、《玄怪录》、《鸳渚志馀雪窗谈异》、《六十家小说》、《虞初志》、

《三十家小说》、《寻芳雅集》、《情史》、“三言”等,不下二十多种,从而使《胡氏粹编》的研究辐射出明代小说史发展的一个状貌。

向志柱的博士论文还有一个特别值得称道的特点,就是以细密的文献研究作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坚实基础。全书提出的一系列精辟论点,不仅建立在对胡文焕的生平著述和《胡氏粹编》的版本构成的梳理上,而且无不基于细致校读《胡氏粹编》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的文本,正是因为言之有据,所以论之有理,提出并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学术问题。这一点,在向志柱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已得到与会答辩委员的高度评价。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研究生培养规模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何完善研究生的培养制度,提高研究生的培养水平,早已提到议事日程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而就文科研究生的培养水平而言,学位论文的学术质量无疑是一个硬指标,足以秋毫不爽地衡量文科研究生的整体水平。我认为,鉴别学术论文的学术质量的核心要素,不是别的,首先应该是学术论文的创新程度。所谓创新,有材料之新,有论题之新,有论点之新,有思路之新,不拘一格,要之应该唯新是求,唯新是务。向志柱的博士论文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可喜可贺。

是为序。

2008年4月15日

草于台北临溪路70-56东吴大学教师寓所

目 录

序	郭英德 1
绪 论	1
一、《胡氏粹编》的版本与流传	1
二、《胡氏粹编》的研究状况与价值	5
三、本书研究理路	6
第一章 胡文焕生平、著述考	8
第一节 胡文焕的生平	8
第二节 胡文焕的著述	15
第二章 《胡氏粹编》的成书	34
第一节 编排体例	34
第二节 编辑宗旨	38
第三节 成书来源	44
第三章 《胡氏粹编》的文献价值	53
第一节 辑佚价值	53
第二节 校勘价值	57
第三节 胡文焕的刻书	85
第四章 《胡氏粹编》与古代小说(上)	90
第一节 《稗家粹编》的编选及研究价值	90
第二节 《稗家粹编》与《宝文堂书目》著录及古代小说 研究	95
第三节 《稗家粹编》与《湖海奇闻》、《古今清谈万选》、 《幽怪诗谭》的关系	107
第四节 《稗家粹编》与《鸳渚志馀雪窗谈异》的作者 和收录问题	120
第五节 《稗家粹编》与《百家公案》的本事和成书方式	128

第五章 《胡氏粹编》与古代小说(中)	138
第一节 《稗家粹编》与《剪灯新话》的版本与成书	138
第二节 《稗家粹编·孔淑芳记》与《孔淑芳双鱼扇坠传》 的本事、成书及其著录	150
第三节 《稗家粹编·杜丽娘记》与《牡丹亭》蓝本的关系	161
第四节 《稗家粹编·秋香亭记》与瞿佑的自传心态	172
第六章 《胡氏粹编》与古代小说(下)	181
第一节 《游览粹编·相思长恨歌》与王娇鸾故事的关系	181
第二节 《游览粹编·谋夫冤情供状》与玉堂春故事 的关系	191
第三节 《胡氏粹编》与其他小说的关系	198
第七章 《胡氏粹编》与古代诙谐文	205
第一节 古代散文研究的拓展与诙谐文研究	205
第二节 《胡氏粹编》所收诙谐文概况	209
第三节 《胡氏粹编》所收诙谐文艺术特色	211
第四节 古代诙谐文发展的困境	214
第八章 《胡氏粹编》与古代通俗类书	219
第一节 小说视角和类书视角的通俗类书概念	219
第二节 古代四大通俗类书的特点	222
第三节 《胡氏粹编》与四大通俗类书的关系	223
第四节 《胡氏粹编》与四大通俗类书的生成	226
结 论	233
附 录 《胡氏粹编》详细目录	235
主要参考文献	249
后 记	261

绪 论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①20世纪以来几次大规模的文献出土,如甲骨文、敦煌文书、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等都带来了学术的长足进步。新资料《胡氏粹编》虽不可与上述文献同日而语,然而于学术之进步的意义则是同一的。本书将研究对象定位为《胡氏粹编》,目的就是利用这个新资料,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为学术进步贡献自己的心力。

一、《胡氏粹编》的版本与流传

《胡氏粹编》现存明万历刻本,为胡文焕文会堂所刻,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计《稗家粹编》八卷八册、《游览粹编》六卷六册、《寸札粹编》上下两卷二册、《寓文粹编》上下两卷二册、《谐史粹编》上下两卷二册,共五种二十卷二十册。各册紫封面,书脑顶端题楷体红字册次,起“一”迄“二十”,系图书入库后工作人员所题,无题签。正文版心分题各书书名。每种书前后两处往往钤有郑振铎(1898—1958)的藏书章,即卷一首钤“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篆体章,卷末或跋尾钤“长乐郑氏藏书之章”篆体章。除《寓文粹编》外,或序或跋尾都钤有“阳湖陶氏涉园所有书籍之记”^②藏书章。俱为红色。除《寓文粹编》外,《稗家粹编》、《游览粹编》、《寸札粹编》、《谐史粹编》四种都由陶湘收藏,后转归郑振铎,再由郑捐献国家图书馆。《游览粹编》卷二《醒迷论》篇有红笔圈点、句读。《寸札粹编》卷首行下方钤红色“以学愈愚”、“一齐放下”二章,尚不知为何人藏印。

①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载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②陶湘(1871—1940),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收藏家,藏书多达30万卷。

《寸札粹编》较为特别,胡文焕序后钤有“胡文焕印”、“胡氏德父”和“三教一家号曰全庵”印记;胡光盛跋后钤有“孟显之章”和“光盛”(上下一排,并圈以花饰)印记,俱黑色,应是刻印时所为。

另外,故宫博物院收藏《游览粹编》四册,上海图书馆亦藏《寸札粹编》二卷。上海图书馆藏《寸札粹编》题“云间陈继儒眉公汇选,友人庄汝敬修父编次,金阊张承宠敬任校正”。前有序:“余督同友人侄孙辈,复加采而辑之,命曰《寸札粹编》。”与国家图书馆所藏胡文焕《寸札粹编》参照,系挖补本。张承宠非陈继儒侄孙,而序系原序,未能尽改,以致抵牾。

所以,国家图书馆所藏《胡氏粹编》确为海内孤本。《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丛书”类^①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卷三三^②都予以著录。现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本^③,无整理本。

《胡氏粹编》按一卷一册形式装订成二十册,已非原始形式。明代藏书家赵用贤(字定宇,1535—1596)在其藏书书目《赵定宇书目》“稗统续编”类中著录:稗家粹编 二本人小说、游览粹编 二本、寓文粹编 一本、谐史粹编 一本^④。另国家图书馆所藏陈继儒(1558—1639)《游览粹编》本题签言“原四册,一九六六年二月改装六册”。单《游览粹编》而言,一说二册,一说四册,不知孰是。其他几种具体原始形式更是不详。

《胡氏粹编》版框统一为276mm×173mm,但版心不一,有190mm×138mm、195mm×135mm、197mm×135mm不等,最大者199mm×137mm(如《稗家粹编》卷七,页27—28),最小者189mm×137mm。竹纸,时见帘纹。版式一致,俱白口,左右双边,花鱼尾,半页10行20字。但有数处违例。如卷六《庆云留情》:“俊雅风流不让潘安之貌。”“流不让潘”四字只占三字位置。《京师士人》尾部连续三行每行21字。这似是校对时发现讹误而挖改所致。除《游览粹编》卷二等靠近版心处部分磨损外,《胡氏粹编》整体保存完好。

《胡氏粹编》在序跋中提到两个时间,一个是《稗家粹编》序中的

①《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765页。

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6页。

③《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0册影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本书所引,俱从此本,必要时校以原刻本,以后不再一一标注。

④《赵定宇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

“万历甲午”即万历二十二年(1594),另一个是《游览粹编》跋、《谐史粹编》跋、《寸札粹编》序、《寓文粹编》跋中的“癸巳”即万历二十一年(1593)。据此可知,《胡氏粹编》的出版时间大致在1593—1594年间。《赵定宇书目》中已经著录《稗家粹编》、《游览粹编》、《寓文粹编》、《谐史粹编》四种^①,而赵于1596年去世,所以《胡氏粹编》应该在1596年以前已经出版。综合以上可知,《胡氏粹编》的出版时间应在1593—1595年间。

对《胡氏粹编》的题名,王宝平文《胡文焕丛书考辨》论述较详:《五粹编》之名“出于《汇刻书目(初编)》,后又为《增订丛书举要》、《丛书书目汇编》、《丛书大辞典》所引”,“国家图书馆的《胡氏粹编五种》,不见任何题名,为后人自拟书名”^②。此说应是。《赵定宇书目》“稗统续编”就是分别著录。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序刻本、陈邦俊编《广谐史》在征引文献中对《谐史粹编》、《寓文粹编》也是分别著录。雍正年间《浙江通志》卷二五二著录了《寓文粹编》上下卷。《胡氏粹编五种》的题名,系始于郑振铎的《西谛书目》,后来国家图书馆沿袭之。考虑到《胡氏粹编》已为当下各种书目著录,故本书不再从各粹编原题,径称《胡氏粹编》,必要时视具体情况再作细分。

另有题陈继儒编《游览粹编》六册,原为郑振铎所藏,现亦藏国家图书馆。郑振铎曾介绍过收藏的波折过程:

琉璃厂九经堂尝从山西得《游览粹编》。我见之,颇爱其书,而索价殊昂。且已先为傅沅叔所购定,因向九经堂借得未取去之三册,录得重要的诗歌散文数首。后沅叔先生又退还此书,为北平图书馆所得。过了一月,北平图书馆也因价昂不要,乃终为我所得。^③

郑氏又有考辨:

此书六卷,万历间刊本,颇类《格致丛书》,然今所见丛书目录

①《赵定宇书目》“稗统续编”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

②《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1辑(总第65辑)。

③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中国文学研究》(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54页。

中实无之。首题

云间 陈继儒 眉公 汇选

友人 庄汝敬 修父 编次

金阊 张承庞 敬任 校正

实则与庄敬修所编。其序亦题“云间陈继儒撰”，而此数字与全序字体不类，显系挖改者。（编者姓名的“云间陈继儒眉公”数字，亦像是挖改的。）疑万历末眉公名盛，故坊贾窃用其名。或原文当作“胡文焕”欤？^①

文中提到的傅沅叔即傅增湘（1872—1949），近现代著名藏书家和目录学家。今查此《游览粹编》单行本，卷首和卷一末分别钤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长乐郑氏藏书之章”的藏书章。首序下钤有“灵石杨氏墨林藏书之印”、“北京图书馆藏”、“伯珍”三款印章^②。校以《胡氏粹编》，序中“云间陈继儒撰”几字确是“字体不类，显系挖改”；跋已前移于二序之后，尾“侄孙光盛谨跋”六字已被挖去，以致不知跋出何人。目录页第一页系仿刻，书名《游览粹编》中之“览”字，胡本作“覽”，陈本作“覽”，《答戒酒文》之“戒”，胡本作“誠”，陈本作“戒”。则知确如郑氏所言，此系挖改胡文焕刊本而成。但是郑氏所言有二误，“张承宠”乃“张承庞”之误，“庄敬修”乃“庄汝敬”之误。

陈本《游览粹编》保存完好无损，胡本部分磨损的地方，如卷二《诛色魔议》中“我道你是个 普天下散笑 殃、种祸福、酿巫蛊、混世俗的冤魔。你 遇着苏李儿便 投他做个先容辨士”、“ 鼓弄愚夫， 刚总承那寻香逐臭的奸徒做个打样筒的 光棍，刚总承那……”句，加框部分即为胡本残缺，而陈本恰好可以对勘补足。

二、《胡氏粹编》的研究状况与价值

《胡氏粹编》含小说、诗词、散曲、诙谐文、书信等诸体文字 1100 多

①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中国文学研究》（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54页。

②杨墨林即杨尚文。杨尚文（1807—1856），字仲华，号墨林，山西灵石人，清代藏书家，刊布有《连筠丛丛书》。伯珍，不详。

篇(首),内容非常丰富。郑振铎早在1933年就认为:

(《游览粹编》)所载诗、文、词、曲,多罕见者。就用作明代文学的资料的一点上看来,似较一般的《明文授读》、《明文在》尤为重要。卷六的诗余类和曲类,尤多珍秘之作,谜类之寄物哑谜亦极该重视。……这是白话文学、方言文学里很重要的资料。^①

但不知何故郑氏后来没有继续研究。又《胡氏粹编》仅为郑氏收藏,他人难得一见,所以关于《胡氏粹编》的学术研究一直没有跟进。

现仅有寥寥几篇论文提及和使用到《胡氏粹编》。如谢伯阳《明人散曲作品互见考(六)》谈及【雁儿落带得胜令·秃子】在《游览粹编》中注陈全著^②;潘猛补从《谐史粹编》中辑佚了林景熙的小品文《春声君传》^③;包建强《陈继儒及其小品文研究》提到陈继儒编辑有《寸札粹编》二卷^④。真正具有研究意义的是王宝平的《胡文焕丛书考辨》,考辨了《胡氏粹编》的名称,并进行了文献学方面的介绍^⑤。国外亦不见相关研究成果发表。《胡氏粹编》的研究,可以说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种现状与《胡氏粹编》的丰富性极不相称,加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自明。

《胡氏粹编》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资料性。《胡氏粹编》收各类文体1100余篇,无疑具有新资料的意义。该书收录了大量重要的文言小说,对研究明代文言小说、话本小说、戏曲作品的本事来源及变迁轨迹大有帮助。该书收录了大量的明代文学作品,尤其是杂文作品,其中多罕见珍秘之作,有助于研究明代文学的发展变迁。该书还收录了大量胡文焕的作品,也为研究胡文焕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第二,问题性。在《胡氏粹编》未被注意的状态下,许多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当《胡氏粹编》出现后,又促使我们对原有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思考。其一,新问题随新资料带来。发现《孔淑芳记》、《杜丽

①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中国文学研究》(下),第454—455页。

②《渤海学刊》1991年第1期(增刊)。

③《林景熙佚文〈春声君传〉》,《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

④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⑤《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1辑。

娘记》有文言和白话两种不同的小说,那么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问题就出现了:到底《宝文堂书目》著录的这两篇小说是文言还是话本?现在我们已经将《秋香亭记》当作了瞿佑的自传来看待,那么,现在多达49处异文的两种《秋香亭记》,二者在何种程度上更加接近历史真实?《谋夫冤情供状》是完全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文书,还是依据法律文书而改易姓名,还是小说家言,它们到底应怎么认定?这种性质之认定非常重要,将引起学界一些结论的动摇。其二,老问题随新资料引发。例如在《牡丹亭》的蓝本问题上,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取得了《牡丹亭》的蓝本地位,尽管刘辉提出过异议,然而没有版本依据,事实上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之言”。现在文言小说《杜丽娘记》的出现,导致这个问题需要重新探讨。

第三,参照性。在诗文小说类型中,《湖海奇闻》、《古今清谈万选》、《幽怪诗谭》的特点很鲜明,且内容极接近,但是有关研究成果都是单篇描述,似乎它们没有任何关系。《稗家粹编》的引入,互相参照,实在可以由此展开对诗文小说的演进的探讨。再如,《燕居笔记》与《国色天香》的关系问题,缺少了《胡氏粹编》这个参照,难免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在《百家公案》的本事上,所谓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的划分,随着《胡氏粹编》的出现,也必须调整。

三、本书研究理路

本书强调问题意识,不求理论性的突破和体系的完整,主要重在文献实证的基础性研究,运用版本学、目录学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并结合阐释学、叙事学、文化学等,进行综合性研究。

本书的逻辑框架主要循《胡氏粹编》内容的丰富性展开,分为《胡氏粹编》的自身研究和相关研究两个部分。

第一章为胡文焕的生平、著述考述,对胡文焕的生平、著述进行发掘钩沉,在出版、藏书之外,探讨胡文焕的文学成就。

第二章为《胡氏粹编》的成书研究,主要考察《胡氏粹编》的成书来源和编辑体例以及文体意识等。

第三章为《胡氏粹编》的文献研究,主要从辑佚和校勘两个角度挖掘《胡氏粹编》的文献价值。其中小说资料方面的异文辑考又占重要分量。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胡文焕的刻书价值应具体分析。

第四、第五、第六章三章探讨《胡氏粹编》在古代小说研究方面的

价值。《稗家粹编》是一部重要的文言短篇小说选集,在《胡氏粹编》中所占分量最重,而且一直无人研究,自然就成了本书的研究重点。本书着力版本研究、本事研究、成书研究等基础性研究,涉及到:《宝文堂书目》与《六十家小说》、《虞初志》、《三十家小说》的关系研究,《海海奇闻》、《古今清谈万选》、《幽怪诗谭》三者的版本、篇目、承继问题,《鸳渚志馀雪窗谈异》的佚文,《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的来源与著录,《百家公案》的本事,《牡丹亭》蓝本问题,《剪灯新话》的版本与成书,玉堂春故事的原型,王娇鸾故事的本事,《游翰稗编》的作者,《金瓶梅》作者等等众多问题,考虑到容量和均衡关系,特设三章。

第七章为《胡氏粹编》与古代诙谐文,主要探讨了《胡氏粹编》所收诙谐文的基本情况和艺术特点。

第八章为《胡氏粹编》与通俗类书。本书取有比较意义的《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燕居笔记》、《万锦情林》等同类书为研究对象,意在确立《胡氏粹编》在通俗类书中的地位,进而探讨古代通俗类书的生成。

附录部分则胪列《胡氏粹编》的全部目录,以利同好参考。

另外,《胡氏粹编》收录了大量诗词,对古代诗歌的研究也颇有裨益。但是《胡氏粹编》所收诗词普遍艺术价值不高,学术价值更多在作家作品以及一朝一代的诗词总集编纂的辑佚上,能够引发的学术问题较少;又因为诗歌牵涉面广,目前学力和精力有限,相对涉猎较少,深入之研究姑待来日。对于戏曲,《胡氏粹编》仅涉及到院本《园林午梦》和传奇《牡丹亭》两种。《杜丽娘记》对《牡丹亭》的蓝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已经置于古代小说部分,故没有单独设置章节。

第一章 胡文焕生平、著述考

《格致丛书》对古代文史研究者而言,不可或缺;《群音类选》对戏曲研究者而言,奉为至宝;《寿养丛书》对医学研究者而言,案头必备……但是对它们的出版者和编辑者胡文焕,我们却知之不多。这与传流下来的关于胡文焕的文献资料甚少和学界对胡文焕的研究甚少有重要关系。结合胡文焕所刻书的序跋以及胡氏自己的创作等,本章对胡文焕的生平、著述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节 胡文焕的生平

据笔者所见,在胡文焕研究方面,于为刚有发轫之功,王宝平则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遍访中国各大图书馆及日本著名文库,对胡文焕的生平、刻书以及中日两国胡文焕所刻的收藏情况进行了专题研究,后来居上,成就最大^①。关于胡文焕的论述,王氏所论以及目前学界颇有疏略和错讹(或者是印刷错误),本书予以辨讹纠谬。

一、字号与室号

各种工具书和论文对胡文焕的介绍普遍较简单,往往依据《四库

^①所见:于为刚《胡文焕与〈格致丛书〉》(《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4期)和王宝平《明代刻书家胡文焕考》(《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集——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中华书局,2002年,又载日本古典研究会编《汲古》第36号[1999])、《胡文焕丛书考辨》(《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1辑)、《日本胡文焕丛书经眼录》(《中国典籍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国胡文焕丛书经眼录》(载《中日文化论丛》[1991],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但王文普遍发表在非学术期刊上,似乎影响有限。